

或许是先天愚钝而又过于被文字压迫,中原长大的我有着黄土一样的平实和散漫,在我的身上找不到灵性一族乐山、乐水的智性光芒。我木然地混迹于中原文化的厚土中,沉醉得像思想家一脚却一无所获。近年,耐不住寂寞的我也乐于一些文友的笔会,游历在知名不知名的地方,但不知是因为自恋还是被文字捆绑,内心却始终无法建立与自然的亲密。

对我来说,“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仍是激情勃发的诗句,江南终是我无法走进的水墨画。

江西上饶的江南之行缘于上饶文友石红许相邀的三清山散文笔会。还因为抗不住“铁杆”朋友小邵对婺源不遗余力的推介,说那里家家都是老房子,家家都摆着像我家那样舍不得丢弃的旧家具,说那里的窗棂上、门上都精雕细琢着一些图案……说得我半信半疑后哈哈大笑,觉得她是旁敲侧击我。我家以乱出名,你想如果都乱成我家这样子了还有什么可看的?可她并不气馁,说你去看看就知道了,反正我是看了还想看,领着孩子都去了两趟了,前年的春节就是在那儿过的。

抵挡不住她的现身说法!奔着婺源,江南之旅是势在必行了。小邵还像婺源的“托儿”那样慷慨地说给我当向导。唉,人家都三进婺源了,我还怕受骗不成?但说老实话,三清山对我倒没什么吸引力,南方多山,虽然出门不多,却也爬过几座。但还是上网查了一下,这一查颇觉尴尬,闻所未闻的三清山竟然是中国七个世界自然遗产之一,江西惟一的一个世界自然遗产!闷闷地想,我真格地孤陋寡闻也!

不过,三清山的如此殊荣又让我有意外之喜,忍不住动员福建的文友蔡飞跃同去参加三清山笔会,朋友却说:“三清山去过了。今年没时间出去玩了。”我又问他那里是否好玩。朋友说,三清山是道教名山,去的时候到处都是雾,看不到真面目,据说风景很美。

“据说”一词让我忍不住发笑:“高手啊。都去过了,还据说。”朋友不笑,且把他的《雾意三清山》发给了我。开篇即道“甚多作家的地理散文证实,三清山

一年四季云雾萦绕”。

多雾的三清山,玄啊!

三清山笔会的报到时间是 11 月 12 日,为了那个老房子老家具的婺源,我们提前两天就出发了。没想到,我们前脚刚出中原,第二天一场罕见的大雪就覆盖了中国的北方。到婺源的思溪、石城时,细雨一直下着,远远望去,婺源的乡村仍是一派青山绿水,梯田层层叠叠,高低错落,梯田下面的山窝里,藏着一个个白墙黛瓦的古典世界。在这里,一条古巷,一口古井,一枝攀援的古藤,一段残壁断桥,似都在述说着一个故

难。我无法给予我浪漫的多年坚守林业的朋友更多的安慰,只在心里祈求我们所去的三清山不再雨纷纷,别让我们凛冽瑟瑟于三清山,景色此时对我们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

到三清山脚下时,虽然冷,天气还好。在拥挤的人流里坐上号称“亚洲最长”的高空索道,上缆车时景色还清晰,山道溯流入云,石涧流泉淙淙,不时有文友拿着相机拍照。再往上走,雾意越浓,山峦模糊不清,到南清园下缆车时已是大雾弥漫。或许是因为头一次走进迷雾中的山峦,下了索道的我们梦蒙一

从婺源到三清山

董素芝

事,见证着明清徽商荣归故里的殷实和富足,归于田园的诗意和浪漫。

第一次近距离走进“古树高低屋,斜阳远近山。林梢烟似带,村外水如环”的江南,一切都那么温润而诗意。从婺源返回上饶参加笔会的路上,我忽然明白今人关于“江南”的论争了。古老而常青的“江南”实在是今人无法用地理划分的,因为在人们心中,江南代表那富庶的“鱼米之乡”,代表那美丽的湖光山色,还有那朴素的江南民居和婀娜的江南女子,它其实是国人心中的“桃花源”。

因为大范围的天气变化,天一直下着雨,虽身在江南,穿着毛衣的我们仍感瑟瑟。从笔会的住所百灵草庄园出发去三清山的早上,套上所有的衣服出门,奇怪的是却并无头天的瑟瑟。路上,从北京探亲返乡的朋友发来短信说:“已领略了今年的第二场雪。北京的雪迷人,可家乡的雪却有些美丽伤人。我逃不掉受伤的树带给我的心痛,看着成为琥珀的枝叶,一场邂逅化作突袭的灾难。”我知道,多年不遇的大雪给家乡带来的不只是美丽,它已成为树和人的灾

般,来不及问想什么就随人流登山了。沿途有苍劲的奇松和稀有植物环抱,景色秀美。走了一段后,才发现脚下是栈道,平稳得感觉不到是在山上,转过几道弯,忽然看到远处是绵绵的群山,而脚下是万丈深渊,心里猛地一惊,好险!原来,这平稳的栈道是从悬崖陡峭的石壁上修出来的。

又转了几处弯,人一下子多起来,前方的导游说,这里是三清山的标志性景点——巨蟒出山。顺着导游的方向看过去,只见灰蒙蒙的天幕中,一座山的峭壁旁,一蟒蛇昂首云天,气势逼人。逗留间,雾淡了,一点点散了,眼前的“巨蟒”拨云见日般地亮起来。只一瞬间功夫,暗淡的远山亮了起来,浓的是山淡的是云,绿的是树,蓝的是天,一幅山水画就呈现在眼前。人群一阵惊呼,我的心一下子踏实起来,因雪灾带来的阴影霎时烟消云散,内心里,对这二期而遇的阳光,多了一份受惠于天的感恩。

栈道曲折,渐行渐高,一路行来,三清山每一处都给人一神秘的惊喜。时见群山逶迤,气势磅礴。又见壮丽云海,恍若仙境。云涌起时,如堆雪飘絮,异峰突

起的群山,犹如云海中小浮出的小岛。导游兴致勃勃地说:“你们好福气啊,到三清山几年了,这样的景致极少遇到。”此时的我们,飘浮在云雾里,成了传说中的“仙人”。倏忽间,白云来了,眼前的山没了,人没了,剩下一片迷宫。一会儿,白云飘然而去,剩下一个飘飘欲仙的自己孑然其中。走在云海的世界里,神仙一般。我想,那个虚无缥缈的仙境,一定是天界的另一重天,传说中的西王母的居住地天庭瑶池也不过如此吧。怪不得这里是道教名山,自晋朝葛玄、葛洪进山以来便尊为圣地,被赞为“高凌云汉江南第一仙峰,清绝尘嚣天下无双福地”。

下山的路上,我全没了去时的低落,福建的朋友小心地问我:“三清山有雾吗?”我兴奋地说:“老天恩赐,太阳竟然照在了三清山上,天上蓝天白云,山间云遮雾绕,天国的光芒照耀着美轮美奂的三清山,照耀着我们,真乃仙境也。”

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按理说,在如此的“大美”面前我应当“不言”;“三清归来不写字。”无奈我是俗人,那神仙般的梦境又让我蠢蠢欲动了,但我又如何描绘得了三清山的神奇?但不瞒你说,这梦幻般的三清山经过一个冷冬的抑制后,我却想起《大明宫词》插入的皮影戏里那调皮的台词:“这位姑娘,请你停下美丽的脚步,你可知道自己犯下什么样的错误?”“这位姑娘,你的错误就是美若天仙,你婀娜的身姿让我的手不听使唤,你蓬松的乌发涨满了我的眼帘,看不见道路山川,只是漆黑一片;你明艳的面颊让我胯下的这头畜生倾倒,竟忘记了他的主人是多么威严。”

一定有人怪我,用这么俗套的比喻亵渎了三清山的神明,我想请求的是,但请相信我的赤诚。你不觉得吗?三清山的错误正是美似仙山,害得我前言不搭后语,笨愈笨,拙愈拙。而此时,我却想起王蒙先生的一段话:“幽默的灵魂是诚挚和庄严,我要说的是:请原谅我那幽默的大罪吧,也许你能够看到幽默后面那颗未被冷却的心”,借此安慰您被伤害的心灵吧。

麦子熟了

邓同学

五月的风吹过
麦田里遍地金黄
无根的麦浪
从一个村庄翻腾到
另一个村庄
一个老农走进田间
麦田接受他的检阅
他就像一个将军
每个麦穗都是他的战士
他要察看麦子是否成熟
每个麦穗都高高举起小手
老农顺手摘下一个麦穗

在手心里揉了揉揉
吹去麦糠
数一数
每个麦穗有多少个籽粒
然后放进嘴里咀嚼
品味麦香
老农一脸的自豪
今年又是千把斤
麦熟一晌
收割机彻夜轰鸣
麦子排着整齐的队伍
涌进粮仓

刊头摄影

肖红礼

书法

林国 作

林国士

正氣清風

时间追溯到 1994 年 8 月,当我得知淮阳县纺织厂工人要为厂长秦学彩召开庆功会,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会前就赶到厂工会办公室采访;秦厂长受命于工厂亏损 1458 万元的严峻时刻,他领着大伙儿奋力拼搏,大胆创新,使一个停产半年之久的企业,三年迈出了三大步。1992 年实现利润 96 万元,1993 年实现利润 203 万元,1994 年元月至 7 月份实现利润 424 万元,职工工资翻了一番……

8 月 16 日上午 8 点未到,厂工人俱乐部里,满堂和谐,满堂激情。主席台上,6 盆茂盛的花卉把上书“功勋厂长”的鲜红镀金匾映衬得更加光彩夺目。台下一片掌声,一片赞叹……见景、见情、闻声,我被深深地感染了,我用心观察现场的人和事,多角度、多侧面把握报道对象和鲜活的题材,经过一天的精心剪裁,一篇现场短新闻《庆功会上》收了笔。

8 月 17 日 5 点没到我就起了床,骑车急忙赶往周口报社送稿。接待我的是赵千里编辑。他接过稿件笑着对我说:“这篇新闻,算上你已送来了 6 篇稿子。有记者采写的,有通讯员写的,还有县新闻部门送来的,你先放这吧!”

返回的路上,我后悔自己没有“金刚钻”,不该去揽“瓷器活”,费工费时不说,还会让别人看笑话。我此时的心真是“比那冰棒还凉”。但我对那篇报道还抱有一丝希望。

8 月 18 日 8 点刚过,厂收发员小李就给我送来了《周口日报》。嘴里还啧啧称羡说:“牛老师采写的《庆功会上掌声烈》,在头版上编发了。”看到报纸,我顿感暖流涌身,心里就像那沙糖罐里再加蜜——要多甜有多甜。

我在角逐中获胜。赵编辑在题目后面添上“掌声烈”三个字,“庆功会上掌声烈”现场感更强了。“哗——哗——”掌声更响亮,更热烈,更持久。”赵编辑在文章结尾处加上这段文字,让读者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感其情。

那天,我手捧报纸看了多遍,晚饭后我又坐在写字台前一字一字地看,久久回味,久久沉醉。那铅字就像朵朵绽开的春花,灿烂鲜艳,芬芳馨香。当夜,我第一次尝到了失眠的滋味。

过后,我数了数,这篇新闻稿仅有 658 个

难忘那篇『小特写』

牛
腾
明

字。就是这篇激我奋进的小通讯,成了我新闻路上的起跑点。

8 月 26 日,赵编辑打来电话,告诉我《庆功会上掌声烈》一文被报社评为当月好新闻一等奖,让我去领取获奖证书及奖金。我放下电话,立即前往。

那一天,我和赵千里编辑聊得特别多。赵编辑对我说:“打开我们的报纸,抽象的新闻满目皆是,形象的报道则凤毛麟角。如同吃饭,顿顿都是烩菜一碗,一碗烩菜,使人望而生厌,如若运用特写手法,化抽象为形象,再现生活场景,给读者以身临其境之感,那就别有一番风味了。”说完,赵编辑站起来,给我又倒上一杯茶。我求教现场新闻写作技巧,赵编辑推开稿件当场给我上起了新闻课。

“现场新闻,不是简单的现场再现。在内容上要求真、实、新;在写作上要求精、活、快……”说完,赵编辑从书柜里取去 10 多本《新闻与写作》杂志递给我,让我多看、多练、多积累。

离开时,我执意把 400 元奖金留下,赵编辑追到大门口,着急地说:“奖金不带走,咋也说不成。作者领奖金,编辑才高兴。我要的是你的好文章!”

赵编辑的诚心,唤起我笔耕的激情,我自费征订了《新闻爱好者》等报纸杂志,冬去春来,一年又一年,对“多捞外快,强出风头”等流言飞语全然置之不顾,只一心爬格子,苦苦去求索。

通过不懈的努力,我逐渐开阔了视野,丰富了自己的采写技巧,提高了自己的新闻素质。这期间,赵编辑每隔一段时间就给我打电话询问发稿情况,鼓励我上大报、攻头题。我碰到重要采写内容,每每都要征求赵编辑的意见,让其斧正把关。

20 年来,我在《周口日报》编发的新闻和文学作品有 500 多篇。在其他新闻媒体发表文章 1500 多篇,可我时时在想,没有赵千里编辑的栽培和《周口日报》各位老师的厚爱,我就不会有今天的成绩。

见证·感受

不强迫孩子做他们不喜欢做的事。记得小时候有次妈妈打我,外婆很生气地拿着扫帚追着妈妈打。妈妈不服气地说:“我打我自己的女儿,妈你别管。”外婆边打边说:“我也在打自己的女儿,你也别管。”外婆就是这样,她不像教育家那样会说长篇累牍的大道理,但是她会从日常小事中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外婆还很幽默,常常语出惊人。我上大一学街舞那会儿,买了一件杰克琼斯的男装来穿,外婆问我是什么牌子的,看着很宽松穿着应该蛮舒服的,不贵也给她买一件。我说不是很贵,几百块钱吧。外婆很是惊讶地说杰克都穷死了怎么还那么贵啊。当时我跟妈妈都笑得不行了,跟外婆说那是个服装品牌的名字,是琼斯不是穷死。外婆说她很喜欢跟我聊天,因为我会跟她说很多新鲜的事情,这样她才不会觉得自己太老,跟不上时代。所以在大一的暑假我跟外婆说等我大学毕业赚了钱要送她去上大学,带她去世界各地旅游,买很多好吃的东西给他。外婆很开心,说她会好好记住我说的话以免我以后赖账。这些事情都历历在目,没想到外婆会在我刚上大二那年就去世了。让我的所有承诺都变成了空话。

外婆一生带给我很多美好的回忆。外婆说她不期望我变成多伟大的人,只希望我健康快乐地度过每一天。没有外婆的生活虽然多了一丝遗憾,但是我会按照外婆的期望和妈妈一起幸福地生活下去。

外婆

曹丹

扇给他扇风。冬天为了让太姥爷穿上干净的衣服,外婆早起冒着寒风打破河里的冰给他洗衣服,冻得手指都失去了知觉。生病的人都会很没胃口,外婆就每天变着花样做我太姥爷喜欢吃的菜。太姥爷的腿需要按摩不然会萎缩,外婆就每天都给她做腿部按摩。由于太辛苦,外婆一度得了脱发症,头发掉得一根不剩。我很羡慕外婆可以照顾她爱的人,我也想那样无微不至地照顾外婆,为她憔悴,那样才有真实的感觉。外婆的突然去世真的让我很难接受,甚至在梦里梦到外婆生活在别的城市。

外婆很爱自己的孩子,有什么好吃的总是分成两份,一份给外公,一份给孩子们。自己生活很简朴,却鼓励孩子们多见识。她从来都不打骂孩子,也



黄豆,黄豆我爱你(外四首)

邵世民

手捧金灿灿的黄豆
我就感觉到像握住了你的手
酥酥的 柔柔的 冬日里
睡梦中我们相偎相依
曾几次,你豆粒大的香汗
让我的粗鲁羞愧
蛭蛭醒了
蛭蛭从以前的豆地醒了
它引领着我和你
从遥远的异地他乡回到了田野
回到我们的过去

麦子给麦子说

站立是一种姿势
站立是一种信仰
从冬到夏
从古至今
我们始终把明天高悬于肺腑

过日子比树叶都稠
谁也不能随便把哪一天隔过去
面对镰刀
面对比利刃还利的目光
我们选择了微笑

——虽然倒下了
上有黄天
下有厚土
布谷鸟不会忘记
六月,我们的心比太阳都热

老家的几只鸡

土里刨食
就这样过吧
这样还安稳些
公鸡忍不住叫了几声
想飞,却飞不起来

天说亮就亮了
母鸡伸伸脖子
公鸡拍拍打拍翅膀
开始寻找食物
开始孕育下一个鸡蛋

豆裸有多少豆角就有多少相思

玉米张扬一棒棒自己的粗壮
紫葡萄浪得诱人
白萝卜又白又胖
红辣椒把嘴唇涂得鲜亮

我恰恰是一棵芝麻
隔山隔水隔不住思念的故乡
从第一朵花开始 登高远望
当你把我含在嘴里时
你才知道我是多么地香

泥土是庄稼的故乡

泥土是庄稼的故乡
我以一棵禾苗的渴望
寻找回家的路径

背着炊烟上路的我
任腋下长出翅膀
耳边不再有机器的轰鸣

有那么一瞬间
我真想对一缕飘香的炊烟说
你那美丽的舞姿
就是我的魂魄
只是我用什么回报你呢
我这棵流浪的禾苗——

这时,眼眶有些潮湿
众庄稼湿漉漉的
仰望天空无言的云